

軍用品專賣店

豐田轎車急速駛過軍用品專賣店，兩邊的土芒果樹給出遮蔽，夏日傍晚的林蔭，時常我們是要去大圳邊的外公家。四點。父親母親下班，學校剛剛打了鐘響。父親這臺老車，開了二十年，二十年後我度過三十歲，還是習慣行經軍用品專賣店之際，趴在車窗，看看那個男孩是否會在店口的長凳子等待。

我記得這店純粹因為門口有過一根站牌。它在車班並不密集的偏鄉山區，每個整點都有一班公車停靠。二十世紀最後十年，此地密集上下通勤的學生，要去市鎮採買的婦女，以及老邁的榮民。

軍用品專賣店往前與往後，水泥磚牆平行交錯芒果林蔭，狠狠刷過你的雙眼。我想告訴你的是，我們也正走在一座營區，只是我們算在營內或者營外呢？這麼想著車子突然完全駛離了芒果林。

常說從小依著曾文溪水發育，當放山雞一般的被養大，其實我更是依著營區野生野長的小孩，年復一年，迎著少年新兵的到來，並且歡送他們下到未知的部隊。那時想吃什麼奇巧的食物，總是期待著懇親的好日。熱熱鬧鬧沿著營區磚牆，攤販全都擠在芒果樹下。這是一座時間並不固定的漂流市集，而我老遠騎著一臺破鐵馬只為來買一支烤小鳥。

我的生命駐紮至少一支浩浩蕩蕩的軍隊。我始終過著營區的生活並不自知。原來我是有人在守衛。

車子駛離營區，我就正式走出一個始終牢不可破的敘事。眼前是寬敞四線大道。還有建造中的快速道路。我可以感覺身後一列軍隊逆著日光，向後緩步涉入曾文溪水，他們要去尋找一具溺斃多年的遺體，風災剛剛過去；而一臺搖搖晃晃的老客運尚在評估是否廢線，班次大幅縮減。只有那軍用品專賣店讓人安心。門口長凳有人在等。當年那個同班的學生男孩，據說現在已經有了三個小孩。

我要離開一個牢不可破的敘事，揮別多年縈繞在我書寫的親族網絡，再過不久，父親豐田轎車將會壞在路肩，車上坐著術後的老母。我還在接受她的生病。世界很快要我一人獨自上路。

故事暫且回到那個男孩。上世紀的數學課，國立編譯館，有次課程要上多面體，老師鼓勵我們從家中攜帶一種等邊等長的四方體，我的那份是二爺爺幫我買的。出門採購之前，我還翻出課本複習：正方形是長方形的一種，但長方形

並不屬於正方形。隔天，早自習同學們禮物拆封般的攤開帶來的各種四面，極其慎重：用現在流行話來說就是開箱。四面體的內容物，曾經裝著腸胃藥與花肥皂、糖果與文具，花樣百出，其中一名同學，從家裡帶來味王味素，結果使用中的味精忘記拿出來，大家笑歪說她阿嬤等一下就會衝到學校來；還有一名同學，好似帶來壯陽藥的盒子，盒子外觀一對西洋面孔赤條男女，表情看來非常痛苦。大家的盒子方方正正。住在營區附近的男孩，帶來一個空蕩的紙盒，並不明白它是不是四邊體。確實形狀十分奇怪。大家傳來傳去，目瞪口呆。紙盒包裝外觀寫著臂章名條。他是在公車站牌撿的。

這時同學紛紛圍了過去，熱議與比劃，最後判斷它不符合四方體的標準，男孩隨即嚎啕大哭起來，數學老師相當嚴格，沒人可以幫他解圍。我想將我帶來的火燒膏四面體送給他。另個同學建議他去合作社或者回收區找個新的比較快。

二十幾年前的事情了，想著還是會忍不住笑出聲音。我在教室內品鑑著不同的四面體，抽象的立體的剖面的，像是在找哪裡才是最好的視點，獨一無二的敘事觀點。去年冬天，偏鄉學校的小學生運動會，親子遊戲時間，偶然發現那個男孩正在進行一場親子趣味競賽，笑顏牽著兒子走在等距呆立的三角錐草地。他們雙手滾著一顆七彩大球，身形彎過來又彎過去。

男孩住在營區附近，有著相當好聽的姓，六年級下學期，隨著親友說要搬去基隆，全班並且替他辦了一次歡送 party。我們在黑板塗鴉與氣球環繞的水泥教室，輪流獻上祝福的話。那時對我來說，最大的困惑是他才去新的學校，換上新的制服，再過不久又要畢業，初來乍到的他，是否也會依依不捨？剛剛抵達就要離開，或者根本沒有意識自己是在路上。如同童年不得不的早起，等在軍用品專賣店前的長凳，在茫霧山區守候早班客運，以為只要打著瞌睡，搖搖晃晃之後又會回到市區喧鬧的小學。

這個春天，許多親友消失在我的眼前，我卻不能肯定故事是否已經結束。再次坐在父親的豐田轎車，車上母親急著要去看胃疾發作的外祖父，車過營區聚落，答案它慢慢浮現了。關於去留與往返，歷史衍生的千頭萬緒，離散與日常生活關係……。置身其中的你只能用自己的方式，數著自己的步數，給出屬於二十一世紀的長長的答覆。

於是我看見營業中的軍用品專賣店。路上遇見採買的士兵，我們從小騎車都與軍用貨車平行；牆緣打掃的少年兵，來自島嶼東南西北，營區鐘聲與國校鐘聲交錯在半空中，那邊鳥群排成阿拉伯數字隊形。

這個春天我們一家三口坐在車上，遇見一行軍隊頂著日頭正在行進。父親不敢

超車，因為隊伍綿延長，只能緩緩跟在後頭。父親曾說早年田裡還能撿到營區練習發出的彈殼；我讀小學的時候，也能聽到遠方傳來的砲響。悶悶的。小學男孩住離營區最近，他聽到的絕非這般的聲量，他一定從他的父執輩聽過更多的故事。

芒果林蔭因著道路拓寬消失了，現在換我坐上一班行軍營區的客運，沿著當年男孩上下學的路線，最後在軍用品店按鈴刷卡登登而下。

所以我需要一些迷彩的衣飾作為身上衣，紋路越碎越好，讓它遠觀就像一面QR扣的黑點點，彷彿只要手機掃它一下，便能拉出一個遠端介面，彈指一點，就能與我思念的誰超連結。

我還要浮水印著緣與夢與愛的信紙，巧手折成一支飛行器。我要仔細刻寫各式各樣的他鄉各異縣，各式各樣的輾轉不相見。然後告訴你忽覺在他鄉的故事已經來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。

一支軍隊正在路上。我時而身在其中，時而逃逸在外。歷史的行伍正在向你走來，你身懷許多炙熱故事，現在需要一種全新的視野，不同的格式，鋪寫屬於你的天大的代誌。

一支軍隊正在路上，內海的征戰，甲午的祕密，父輩的漂移，亞細亞的一九四〇。地上的母親。角色將會輪番登場，人臉辨識般看得清清楚楚。

二〇二〇年就要來了。交流道出口處，南北車流從不息止。黃色拖車拉起父親拋錨的老豐田，車身呈現四十五度斜傾。他與母親坐在上頭，畫面看來有點滑稽，不常笑的這對夫妻，意外有了屬於自己的包廂小約會。

我不知這算不算是一種出發。我的父母隔著車雙笑著向我揮手。我也在路邊，笑著對他們揮揮手。